

第二十四课 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

〔★财旺诺布降生：公元 1698 年·戊寅土虎年（康熙三十七年；入胎丁丑火牛年 1697）| 地点：貢覺三岩縣〕

前面介绍了我们仁珍传承里，除仁珍才旺诺布之外另一位非常重要的祖师——也是仁珍才旺诺布的根本上师、祂的长辈、祂的叔父或舅父——仁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逐字稿原音作「贝玛钦列」，即德钦林巴）。祂对我们传承的贡献非常大。可以说，没有祂，就没有后来。

有些学者评价认为，仁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仁珍才旺诺布：祂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祖师，并把祂栽培长大；在祖师人生最关键、最脆弱的时间点，给予了许多慈悲的照顾。所以仁珍才旺诺布自己，在很多著作里、包括我们每天上课唱诵的偈颂里，都是先祈请德钦林巴大师、旺德钦波大师，然后再祈请仁珍才旺诺布，是这样的次第。上一堂课讲到仁珍才旺诺布的两个父亲，其中一个护法般的父亲，就是「黑屠夫」（Shenpa Nakpo，申巴纳波），也就是「郭」。

当时提了一下：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撰写的黑屠夫护法祈祷文里提到，不仅要祈请祂、赞颂祂，而且祂不只在我们现在讲的白玉这一带的神山安住，还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示现。主要是莲师教法、莲师重要伏法传播的地方，以及传播修习的弟子，祂都会严加守护——祂是莲师伏法最忠实的守护者。同时祂也是文殊阎魔教法门的四大或八大护门神之一，所有高证大德都赞叹这位护法。

虽然我没看到把祂说成出世间护法的说法——当然前面讲过，祂是文殊阎魔敌化现的护法相，但这护法相是以出世间形式显现，还是一般世间护法形式，可能世间护法形式多一些。不管怎样，莲师以及后来很多高证大德对这位护法特别赞助，因为他极其忠诚。宝上师之前也形容，他就像我们汉地的关公一样，带有忠诚忠义的形象：对莲师极其诚恳、非常忠心，对莲师的伏藏教法不遗余力地保护，而且不偏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错的会触发、对的会守护，不管世人眼光如何。

所以受到很多赞扬。讲到这里，上师要稍微提一下：这位护法的神山，不只是几堂课前提到的火龙沟自然风景区那一处。别的地方也有叫「内」「温」或「温尼日」的神山，好像还有两三个、三四个，以及一些别的名字的「赞」神山。

其实整个藏区有好几座「赞」类的神山，不只一座，也不只在白玉这一处。但白玉地区这座「郭」的神山特别受成就者赞扬，因为很多预言授记里都特别提到：在「郭」的五学洞以北、噶陀寺以南这个方位，只有一座专属的「赞」神山，就是我们之前指的那座。当然，别的地方也有很多有名的「温尼日」神山，像现在有一座比较有名。

但祂出名不是因为黑屠夫护法，而是因为格萨尔王。现在藏区很盛行英雄形象、英雄主义的护法神，像格萨尔王这样的。这一点宝上师也证实：格萨尔王的流行其实也就这几十年才有，过去并没有那么流行。

包括我们的师公夏扎仁波切，自己也不喜欢格萨尔王，祂觉得既然大家都承认格萨尔王是莲师化现，那修莲师就好，何必修格萨尔王？但也有很多高僧大德很赞扬、很喜欢格萨尔王。这座「温尼日」神山，现在被称为格萨尔王神马、御驾的所在。

格萨尔王故事里，就有很多关于这座神山的情节：比如祂们办了一场赛马比赛，为了比赛跑去补藏岭、温尼日赞这座圣山，还为了找神马在山里游荡等等，后来被唱成史诗、传唱开来。所以研究格萨尔王传记的人，讲到御驾神马这一段，一定会提到这座「温尼日」神山。但宝上师也说，这座神山后来因格萨尔王神居神马的故事而闻名，也是近代的事，不是以前就有的。

最早看古代文献，对于这类「温尼日」神山，还是以护法黑屠夫的故事、祂的驻锡地比较著名、受称赞；只是到了近代，慢慢被大家淡忘了。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专门会供这位黑屠夫护法，后来祂的弟子、噶举派很有名的巴沃仁波切，也特别专修黑屠夫护法。在仁珍才旺诺布的时代，这护法算是很有名，几乎各派都会修；白玉地区、金沙江流域大部分寺庙全都会修，曾盛行一时，大家非常喜欢敬奉。

只是到近代已经算是没落——也不能说没落，但确实很少人听说过了。现在又盛行一些新的护法，像赶流行一样。比如现在有一位汉地「王妃吉祥母」护法，很多人喜欢供；但这护法在以前完全不知名，只是当地一座小寺庙偶尔供奉而已，后来可能是刻意宣传才流行起来。

其实在供护法这方面，藏传佛教有一套标准和准则，尤其对世间护法有一些规定，大部分不鼓励大家去供世间护法。除非你是一个很精勤佛法、很忠实于一座寺庙、常年在寺庙里发心、对修行也非常努力的人；没有这种诚恳、长远、坚固的发心和修持，自己单独供世间护法，是好是坏很难讲。世间护法跟人一样，祂有自己的脾气，会因为我们一些不善、不如法的举动而被激怒。

所以对一般人来讲，都不鼓励供这种世间护法。你偶尔去寺庙里供一下没问题，但每天不间断地供奉，就比较难、比较不建议。而且，就算你自己能坚持，你的下一代能不能坚持也是问题。

世间护法一旦供奉下去，你整个家族都必须供奉：你供完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也必须继续供；哪一代不供，就会出问题。出世间护法就没这问题——毕竟是佛菩萨化现，除非你破三昧耶戒等很严重的问题，会受到出世间护法眷属的惩戒，否则不会有别的问题。世间护法要在意、要注意的点就很多。

像「莫拉」供奉的三神、三兄神，大家认为以前是世间护法，但现在算是出世间护法了——很多成就者认为祂现在已达登地菩萨果位，当然不会对众生起烦恼；但祂旁边的眷属就不一定，大多是世间眷属，还是会因为一些不尊敬的行为而恼怒。据说莫拉早期，任何村子的人只要离开、要出远门前，一定要去这三神那里告假；没告假就走，是会出事的。之前我们认识的一些上师的师兄弟，就有没告假出去、后来不断出各种意外的：要不然就是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位喇嘛一直流鼻血、完全止不住，后来请人打卦，说就是没跟三神告假的缘故；赶快回来，在三神面前修完供，就止住了。

类似这种事。所以总之，若真想供世间护法，最好要有坚决的意念，并且对下一代、对家人也要教育、鼓励，大家同心去供；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太建议自己

家里私自供世间护法。我们现在供的是玛哈嘎拉，那就非常好——玛哈嘎拉是出世间护法，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三合一所化现的出世间护法形象，供牠一尊，其他护法神也会连同在一起。

总之上师主要是要强调：黑屠夫的神山有好几座。不过我手上现在没有那么完善的资料，「日叫」三神所居住的这些宫殿圣山到底还剩哪几座，等下次有更完善的资料再跟大家说。这边上师好像还有个地方没讲到、缺了一块。

缺的是：关于「自己有一位这样的神灵父亲」这件事，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著作里提到：「我这位非同寻常的父亲，是一处很大的圣地吉祥山的主要护法。这件事，是我的母亲和祖母很多次很详细地讲给我听的历史；我也从我的根本上师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并且我的根本上师也认定了这另一层面的父亲。」所以这位护法神，被上师以及世俗民间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名称来称呼、祭祀。

这个前几堂课也提过，祂在不同的地方，很多人给祂不同的称号。所以祂很特别，名字有很多，居住的圣山也有很多座，不是只蹲在某一座圣山、某一个名称上——祂是遍布很多地方、有很大神通的一位护法。所以祂被称为能够驱动、召唤千魔罗的自在者。

仁珍才旺诺布继续说，根据从伏藏中出土的高僧大德仪轨秘籍，把祂认定为如同财神一般；无论如何，这位护法具有非常大的神通。这护法在很多地方都有流传，还有其他证据可靠的名称称呼，以及不同的居住地；但因为这不是很重要，所以祂这里就没有详细阐述——仁珍才旺诺布觉得这没那么重要，就不讲了，所以我们后面的人想知道也不知道了。不过没关系，后面上师会给我们资料。

仁珍才旺诺布总的这样提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表达骄傲。」为什么呢？祂说：「即使一位功德圆满的佛陀，也不会显现成帝释天、阎摩天或四大天王——不会显现成六道天界里那些看起来最庄严、最辉煌、最有势力的主宰形象；也不会化现成龙王、饿鬼王、阿修罗王等这类具有强大威力的非人对象的孩子。

佛陀完全不以这种形象显现。」为什么？「因为想要成佛，必须依靠人身。

经典里也说，修菩提道、要快速成佛，最殊胜的所依，就是超越天界的人身。」很多经典都讲，六道轮回中最适合修行、最能有效快速脱离轮回的，就是人界。所以能转世为人，是功德、福报各层面来讲最殊胜的。

其他地方，就算有巨大的威力、巨大的福德，却不具足适宜修法、修行的环境，很容易堕落、迷失。人界的痛苦与快乐参半，所以不会因过度快乐而迷失，也不会因过度痛苦而丧失心智，能成为人身是最难能可贵的。这一点，不管小乘、大乘、密乘的所有经典，无一例外都这样表达。

仁珍才旺诺布说：既然所有佛经都如此高度赞美人身的功德与好处，那么产生这些种姓的父母亲，不管是什么种姓，又怎么可能有超越人身的存在呢？不管你多殊胜——是神也好、神的后代也好、鬼的后代也好、非人的后代也好——都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人身这个种姓。因为佛陀在所有经典里都不断称扬：只有人身是最好的修行环境的选择。

所以如果我是佛教徒，那么整个六道轮回中，人身就是最好的种姓；我们成为人类，这才是最殊胜的。所以那些比不上人身的存在——不管天界、阿修罗道，还是其他鬼怪、魔王等种姓——有什么值得赞扬、有什么好高人一等呢？完全没有。

相反，我们自称是食肉鬼、是这些怪物、是非人种姓，以佛教观念来看，这只是一种羞耻，根本不是可以炫耀的事。仁珍才旺诺布接着说：虽然有些普通世俗人很喜欢炫耀「我是某地神灵的孩子、我是某位三神的孩子」——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说「我是某某神的养子、我是关公的干儿子」，并以此为荣——但仁珍才旺诺布说，这是一种世俗的恶劣习俗，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恶习。他说，如果你是真心想修行正法、真正想脱离轮回的实修者，就要远离这些。

他这里说的「远离」，倒不是要完全否认——如果真是，也没什么好否认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没必要为此感到自豪、感到有任何炫耀的心态。其实不管是种姓还是别的，作为修行人，任何炫耀的心态都不好——不管你炫耀什么，或想借此证明自我存在价值，其实都不需要。

真正的实修者不太需要这些，因为真正心灵强大的人，不需要靠外在的任何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很多高僧大德、许多成就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对自己的称呼，常常是「我是三宝的奴隶」「我是上师的奴仆」「我是佛教的看门狗」等等。看起来好像很多贬低之意，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内心富足、有非常强大的能力，所以不需要用夸耀或任何东西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佛教徒、对修行人来讲，能为佛教奉献、为三宝奉献、为众生的解脱利益奉献，这就是最好的价值；这价值不需要他人知道。《入菩萨行论》里说，所有佛菩萨都有遍智神通，能了达透彻一切的智慧；所以我们众生所有的善恶，哪怕一个微小举动的念头，在佛菩萨眼里都如同掌中掌纹一般清楚，没有任何覆藏。

既然相信佛菩萨有遍智神通、相信佛菩萨真实存有，就要知道：没有一个罪恶、没有一个恶念，能在佛菩萨面前覆藏，一切在佛菩萨眼里都那么通透。所以就算做错了，坦白忏悔就好；起了不好的念头，也坦然去对治，不用想着「我这边做错了要藏起来、别让人知道、觉得羞耻」——那只是多余。同样，我们做的任何善行、任何善念，佛菩萨也一样清楚。

到底我们是真的由衷发起为他人牺牲的心而利益众生，还是内心处于无知、私自利却表面假装利他，这在佛菩萨眼里都非常清楚，没什么好隐藏、好表演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因果业力也不会因我们的表演而改变。所以修行人所有的言行、所有善行，一定要由衷而发，这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因为在社会上历练过，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或因过去的经验，已经习惯用覆藏的心态和表面的举动来掩盖自己的一切。这在社会上或许必须，但自己私下修行时、在佛菩萨面前、在坛城面前，必须坦然，不要有任何覆藏。所以我们做善业，不需要去看「佛菩萨知不知道、上师知不知道」；我们修行修得怎样，也不需要特意表达「我修了什么、修了多少」。

谁知道谁不知道，都没必要去讲。我念了一千万遍，但这一千万遍里，到底有多少次是在出离心、菩提心以及对三宝的虔敬心圆满的情况下念的？修持当中，我们有多长时间是维持在正知正念上执行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若真做到了，佛菩萨不会不知道，都看得一清二楚。等我们未来达到登地菩萨、达到一定果位时，自然能亲见这些佛菩萨，祂们会跟你讲：

「你以前做了多少事、做了怎样的修行，现在得到这样的成果，很好。」

」这在过去很多高僧大德的故事里都有。所以修持修行也好、做修法功课也好，我们要从上座能维持正念和正确心态开始，再慢慢融入日常生活，让自己的状态都能维持在这种程度。只要能做到，所有佛菩萨在我们登地的那一刻都会随喜、赞扬，给予光明的加持——这才是最殊胜、最好的。

人与人之间的赞美和批评、所谓世俗八风，确实非常难以抗拒、难以不受动摇。但我们至少要从小处开始慢慢落实：至少每一次讲出炫耀的话之后，自己能认知到，这不是如法的修行境界。修行的一切，上师正知、佛菩萨正知就够了——一辈子没有世俗人知道也无所谓；世俗人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在烦恼的人眼中，对方好的事情只会引来更多烦恼、嫉妒、嗔恨、讽刺。

所以很多过去和现在很好的实修者，一辈子默默做一件事、默默修持，直到圆寂那一刻，大家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位修持那么好的人。我们在很多寺庙、很多师兄口耳相传的周围人里，都有一些看起来默默无闻的师兄弟，或看起来默默无闻的念佛老人家，往生时出现许多祥瑞——这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修法的功德或成果，除了自己的上师、自己的教授师以外，不向任何人宣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现在很多人修法时比较不注意的地方，就是戒律。好好严守很多戒律，去了解一下，对自己修行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因为这些戒律是纠正我们的修法不偏移。一旦修法与心态有所偏移动摇，只会浪费更多时间，甚至浪费很多很好的机缘。

所以戒律不是束缚，对我们这些愿意实修的众生来说，祂是最好的协助：让我们一直走在正道上、不偏移，用最快的方式到达彼岸。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会念很多咒、会讲很多佛教故事，但对三昧耶戒、对自己的戒律不那么懂，这就不太好——像我这样的也是。所以我们要努力共勉，改善这些缺点比较好。

好，这个话题就到这里，我们往下讲。要讲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就不得不提祂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以及祂的一些历史背景。仁珍才旺诺布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也不能说兵荒马乱，但真的是各种斗争：政治斗争、势力分割、各种政变，非常复杂纠结的时代。

祂的一生横跨了非常多的历史。祂出生的时间，在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简传，还有祂之前在五公所做的讲稿里，都明确记载是1698年出生。1698年那时，是「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Tsewang Rabtan；藏文意为「坚固」)——蒙古准格尔的浑台吉。

「浑台吉」这个词，早期在蒙文中是「太子」「天子」的用词，也可以说是储君、下一代王储的称呼。但从俺答汗上位之后，把浑台吉这个职位拉抬，相当于副汗的程度。后来第五世观音尊者(五世达赖)授封当时的准格尔王「巴图浑台吉」头衔；从这以后，后来的准格尔王都自称浑台吉。

因为准格尔军队后来势力越来越大，到处南征北讨，变得非常强大，所以「浑台吉」这个称号后来就完全等同于蒙古可汗的地位——大部分准格尔王都有这个称号，其实就等同于可汗的意思。仁珍才旺诺布出生那一年，刚好是策妄阿拉布坦跟准格尔王决裂之后。读过历史的应该知道，策妄阿拉布坦本来是原来的准格尔王所依靠的人，后来两人兄弟分家、互斗决裂。

这场斗争也影响了西藏、影响了当时的清朝，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环境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清朝历史里提到，1698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七年，已经跟准格尔决裂的策妄阿拉布坦，向康熙皇帝上书，指责当时的第司桑结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是摄政王，是第五世观音尊者的心子。

前几堂课介绍过，第司桑结嘉措在清朝自己的历史里，被写成一个争议很大、有很多负面说法的人；但实际上，不管在藏传佛教还是藏族历史里，从祂自己的角度看，第司桑结嘉措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学问，又非常精通政治的人；那么聪明，却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无与伦比地忠诚。五世观音尊者圆寂后，祂后来的一切所作所为都遵照尊者的遗嘱。虽然祂最后死得不好看，但祂应该早有牺牲的准备。

所以现在一些学者看来，祂当时很多策略和举动，有时是不得已，或说是一种必要之举。我们知道，第五世观音尊者圆寂时，第司桑结嘉措摄政王秘而不宣，不想影响社会、怕社会动荡，所以没有说出去。当年祂还写完了一本后来很有名的、关于格鲁派教法的著作。

而前一年、1697年，第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位诗歌之王——被认证后迎接到拉萨；到隔年1698年、也就是仁珍才旺诺布出生那一年，祂拜五世班禅大师为师，在其面前受戒，被取名仓央嘉措，并在当年大约十月进行了坐床仪式。不过这坐床仪式并不是交接权力，只是名义上的坐床；实际上所有政治权力、宗教权力，都还掌握在第司桑结嘉措手里。第司桑结嘉措很努力栽培仓央嘉措，一直推祂去学各种密法。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祂之前为了遵守五世观音尊者「不要宣布圆寂」的遗嘱而坚持隐瞒，这件事就成了别人威胁祂的把柄。1698年一月，策妄阿拉布坦就把这件事向康熙皇帝上书，指责第司桑结嘉措隐瞒观音尊者圆寂之事，还说祂假托五世观音尊者的指令，导致各蒙古部落产生纠纷斗争、影响了非常多人；骂祂玷污佛教、自私自利、把仓央嘉措藏起来不让人见，还自己找了一个五世尊者的转世。

祂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要皇帝制裁祂。后来又上书一次，表达对第司桑结嘉措的各种批判，希望康熙皇帝下令阻止第司桑结嘉措对整个蒙古部落的掌控。当时康熙皇帝其实对几方都不太相信。

从好几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看出，康熙既不太信准格尔，也不太信策妄阿拉布坦，也不太信西藏的摄政权，所以祂没有很明确地正面表态或回应这些事。后来演变成策妄阿拉布坦跟噶尔丹的斗争；噶尔丹、也就是准格尔噶尔丹失败被杀之

后，策妄阿拉布坦坐上了准格尔汗的位置。之后他跟清朝、跟西藏地区都有很多争斗。

他拿到整个汗位后，去征讨其他几个部落，不断向各地扩展，势力越来越大。于是第司桑结嘉措又以第六世观音尊者的名义，册封他浑台吉的地位。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跟他和平相处、笼络他，让他不要对西藏有任何行动。

但后来他好像不很看重这个。清朝政府这边，也希望他不要有那么多动作；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兵强马壮、又剿灭了准格尔，现在什么都不怕。所以一直这样下去，导致清朝和准格尔军队多年交战。

本来，准格尔前任首领去世后，他的家人丹济拉带着准格尔噶尔丹火化后的骨灰、以及噶尔丹的女儿要去西藏，想托付给观音尊者；结果中途被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截下。后来，在1698年那一年大约八月，康熙皇帝要求策妄阿拉布坦放人，交还所截的噶尔丹骨灰和女儿，并说：你若归还，就代表你对我们忠诚、没有叛逆之心，我会继续保护你、给你恩宠；你若藏起来不还，就代表你之前对我的恭敬都是假的，那以后来往贸易的人我都不让他进来。

在清朝皇帝强硬要求下，策妄阿拉布坦非常厌恶、心生不满。从这件事也看得出：策妄阿拉布坦虽然蛮怕清朝政府，但处理事情还是以自己这一方为主轴，不会为个人利益去讨好清朝皇帝——他虽也想跟清朝拉好关系，却又不想失去尊严。从后来的一些事，可以看出有这样的情况。

总之，仁珍才旺诺布出生那一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而这些事只是一个开头，后来慢慢延续下去，发生了很多政变和战争。因为后来仁珍才旺诺布一生中接触了很多政治人物，也调解了很多政治纠纷，所以这些历史背景，在一开始就必须提到，他们都跟他后来的佛行事业有关。我们先稍微休息十分钟。

刚才我口误讲错了：策妄阿拉布坦这期间攻打的地方，不是往东部，而是往西北部——他去攻打哈萨克那边，后来把哈萨克大草原整个东南部都占领了，并从占领的这片地方开始扩展自己的军队势力，得以抗衡准格尔。那时第司桑结嘉措也知道策妄阿拉布坦势力已大到足以跟准格尔抗衡，所以对他要小心、对他示好，后来

又想跟祂有所表示，不过被策妄阿拉布坦拒绝了；并借此向清朝政府上书，表达了前面讲的那些事。

这一段说得不是很好，我们跳过。总之历史背景大概是这样。好，回来说仁珍才旺诺布。

在祂自己的诗歌传记《悲的诗歌》里提到：「如是父母德皆全，郭措仁所生子，噶陀南方将去处，身来之于正法源。莲师贝洛心化现，密藏前巴千蒙授灌顶，具福名授记，赞扬圣士之。」

）这段是说，祂的父母亲有这种功德和良好品性(名字发音「郭」「措」「仁」嵌在其中)；祂出生在噶陀南方那个地方；由莲花生大师与毗卢遮那大师心意化现的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给予祂加持灌顶，并赐予名号——祂的名字就是贝玛德钦林巴取的；又授记称赞祂是一位非常殊胜的大师来到人间。在蒋扬钦哲旺波大师所写的诺布简传里提到：「在西北方的圣地、吉祥三脉如同右旋白海螺一般的地方，前一世的大成就者贝玛诺布圆寂之后，由仁珍才旺诺布的舅舅或叔叔贝玛德钦林巴——祂三十五岁那年——在第十二饶迥土年春季二月的吉日，诞生了这个孩子。

七天之后，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亲自来给这孩子做长寿灌顶，以大智慧加持，并赐名仁珍才旺诺布。」所以祂当时的全名，前面要加「仁珍」二字。在莲师祖师的秘传里讲：「在牛、虎年交界时出生。

出生时，过去世的善业习气觉醒，能够看见、亲见莲师的容颜。」这里提到祂是「西地因杂」之化身，承认祂正是莲师身影所现，得以明见甘露光明，同年连续显现净相。主要是讲祂出生后就常能亲见莲花生大师，并有很多神通，能看到很多鬼神，主要是有很多净相——净相的部分后面会讲。

在仁珍才旺诺布全集的一些文章里也提到，祂自己写的关于上一世贝玛诺布的祈请文里讲：这位贝玛诺布是一位殊胜的化身，长大后被很多伏藏师摄受，获得灌顶，以法王子的冠冕加持而成熟心续，达到极高的解脱，名号叫贝玛诺布。后面又提到，这位贝玛诺布圣者还有一些别的名号，叫「根上」或「贝玛探恋」或「贝玛某」，是一生有多个名号的成就者——「我向祂祈请」。

并说这位贝玛诺布，是莲师亲自授权为「圣身伏藏」的大主宰，与祂结缘的所有众生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并特别授记讲述。后面预言：贝玛诺布的下一世，将拿到这些伏藏的目录、或伏藏所在的指南、这些授记预言的黄纸，并会有巨大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我要向祂祈请」。后面又赞叹：贝玛诺布的意趣是大手印的本性，与金刚童子普巴金刚的密意无二无别；虽已融入法界，仍以化身转世利益众生，如此不断的事业，「我向祂祈请」。

这样写了一篇祈请文赞颂贝玛诺布上一世的所有事业功德。从这赞颂里也提到，贝玛诺布的下一世、也就是祂自己，得到莲师特别的预言授记，会拿到非常重要的伏藏指示。后面仁珍才旺诺布又说，贝玛诺布会进入莲花光净土，之后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再转世下来。

在《月意莲花》一文里提到：「此后往生于净土……或加持以调伏不净众，一时示现为明智，而后转现于此身。」意思是：贝玛诺布圆寂后，会进入莲师净土，获得莲师加持；之后为了调伏不清净的众生，也会示现成一些不清净的身相来度化；在这之后，才转成现在的这个肉身。所以很多预言授记里，都明确讲述了仁珍才旺诺布就是贝玛诺布上一世的转世。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为在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贝玛诺布大师也很少人听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贝玛诺布，是白玉派的贝诺法王；但在仁珍才旺诺布祂之前的年代，当时的贝玛诺布大师在卫藏地区是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祂跟龙萨宁波大师是同一个时代，又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上师，也是好几位重要成就者的上师，本身又是大家公认的大圆满、大手印成就者。

所以在那个年代，要认定祂是贝玛诺布转世，是需要很多证明的。如果只是一位不太受关注的成就者的转世，大家也不会在意这些；但这里要证明，祂是特别受到预言授记的，并不是随便攀附。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传记——祂弟子写的那部传记里，比较详细地提到：祖师入胎之前，祂父亲先在梦中梦见整个天空一望无际、一点杂染云彩都没有，天空中出现一个黄金金刚杵，散发出非常耀眼灿烂的光芒，笼罩整个世界，最后光芒渐渐融入自己的身躯。

祂母亲则在睡梦中梦见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出现三个太阳，其下有一个散发红色光芒的日轮坛城，还有光环缠绕；最后这些太阳、日轮、光环所有光芒互相交映，全部收入母亲的胸口当中。母亲醒来时，身心安住在乐、明、无念的快乐之中，那种明觉舒畅、又无分别念杂染的、类似禅定的状态，久久没有消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梦兆，也是非常好的征兆。以母亲这梦境看，可能预示仁珍才旺诺布是好几位著名成就者共同合意的化现，所以才会有三个太阳、日轮光环互相交映这样的梦境——预示祂是很多重要成就者合而为一的转世。

这里提到，祂是在火牛年入胎的。直到土年，在空行殊胜的日子出生。一般所谓空行圣日，是每月二十五号，不管藏历还是农历的二十五号。

这里提到的，不管用哪一种算法，主要都是鬼宿月的吉上弦日——多数地方讲是吉日或上弦日；但后来上师的讲义里提到，是鬼宿月二月二十五号（或作元月二十五号，指农历二月），这里有些差别。总之出生时也有很多奇异征兆：母亲的密处出现非常耀眼的毫光，虚空中自然响起「阿」等咒语的声音，母亲在没有任何痛苦和害怕当中生下了仁珍才旺诺布，整个外界情器世界都产生吉祥善妙的征兆。

不过我看了好几个版本，都没有一一列明出生时具体有哪些吉祥征兆，只是写「有各种吉祥征兆」，总之就是这样。后面提到，与祂世世代代相关联的大成就者、五部部主大如来的幻化者、也就是毗卢遮那大师的转世——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来为这孩子加持。其实早在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大约三年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就预言：此后大概四五年间，这个地方会诞生一位圣者。

后来果真第四年，仁珍才旺诺布就出生了。出生七天之后，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亲自来为这孩子加持，并给予自己伏法当中长寿佛坛城的灌顶，赐名仁珍才旺诺布。在登正商波的化身、家良博大师自己的伏藏法预言里也提到：「南方真宝名，具足稀有慧，悲心遍域之，语详法将能，迅速获成就。」

」也一样特别提到了仁珍才旺诺布。在图伦千博所作的简传《信心种子》——也是弟子做的另一部简传——里提到：仁珍才旺诺布一生下来就得到护法特别的护持，并从出生起就多次亲见莲花生大师的尊颜，被认定为伏藏大师贝玛诺布的转

世；而毗卢遮那大师的化身转世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为祂给予灌顶，赐名才旺诺布，传授顿超等成熟解脱的教法。虽然这里大部分讲的是后来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教育仁珍才旺诺布，但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诗歌里提到一个部分：祂被授予「油点眉心」这种恩德。

祂指的就是仁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祂出生七天被德钦林巴大师加持时，以酥油沾在祂的头顶、放在祂的舌头上。过去西藏有很多这样为新生儿祝福的仪式。据说这样做，对小孩的健康各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之前我请示过宝上师：其实这种涂抹酥油加持、或给予祝福的仪式，每个小孩应该都可以做，不是只有转世活佛才能做，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一般会念度母、或健康长寿佛等本尊的祈祷，有三天之类的、少的话就用酥油，多的话有三种甜食(三甜)，给这个小孩；更深入的话，还有一些别的药、别的仪式要做。这方面，在我们仁珍传承度母的一百零八口诀里也有。

之前讲过，仁珍才旺诺布传下来的红度母伏藏法非常殊胜，内容非常广大，口诀非常多，包括小孩出生后怎么加持的仪式方式也都有。这里要修的，是一位叫「吉祥圣」的度母。一般修度母法门，大多修「护育母」——二十一度母中保护小孩形象的那一尊；要不然就修护法当中的鬼子母。

但在我们仁珍传承里，修的是「吉祥圣」度母：祂有八只手，每只手拿着八吉祥中的一样，总共拿着八吉祥的每一样，这样一尊度母的形象。要摆一个吉祥圣度母的坛城，备三甜，还有一些特殊的药丸和法器。小孩刚生下来那一刻，一边修法一边给孩子身上涂抹这些东西：有些放在嘴里，有些涂在身上，有些要用毛笔沾着药在舌头上写一些加持的咒轮。

有一整套完整的仪式。据说这样做，小孩生下来就会健康、不易夭折，有很多利益。当然，这也取决于家里的父母亲一定要是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可能没那么大用处。

以现在的医疗观念看，刚出生的小孩，你马上往祂嘴里放药渣、药丸，或涂酥油、糖、三甜这些东西，可能会觉得对小孩有伤害、怕孩子噎着；但在修法当中，

认为这是有用、不会有伤害、是很好的。所以这种也不是不能做，只是确实需要有一定虔诚、愿意相信的人来做。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做法，但那属于口诀，不能全部讲。

后面又提到，在仁珍才旺诺布全集里，像《山谷妙药》或其他传记里都提到：一开始在仁珍才旺诺布出生以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不是预言了会有一位圣者转世吗？《三谷妙药》里说，当时祂讲这预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不开心、对这预言嗤之以鼻。原因是什么？

据宝上师说，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上师——也是一位伏藏大师——对这预言稍微做了一点讽刺。主要一方面，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祂们家族本身就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家里出过一些活佛，又出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和一些学者，又是很好种姓的贵族后代；所以就会有人怀疑：是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才说自己家族的小孩是某某转世？这种事不是现在才有，古代一直都有，一直有争议。

当然，过去有没有真发生过这种事？也有。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大家也不会有这种成见。

的确有一些人后来被认证成活佛，却卷入很多家族斗争或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有很多西藏贵族，为个人私欲，让自己家族很多小孩去得到转世活佛的头衔。所以过去很多高僧大德对这种事有很多批评。相对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预言自己家族这边会诞生贝玛诺布的转世，当然也会受到质疑：大家觉得你家里已经有那么多活佛了，现在又有，你是不是跟那些人一样，为了私欲要让家族后辈也变成一个有威望的转世活佛？

再加上论多杰大师讲了那样的讽刺话，大家心里就认定了：「连论多杰大师都这么说了，那你一定是为了私欲、为了自私的想法，才要去认证自己家的转世活佛。」有这样的问題。所以后来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几年之后，虽然祂从很小就有很多殊胜征兆——比如祂很小就能讲述许多教法，也会自称自己是贝玛诺布的转世、是核心的转世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可是大家不会刻意去在意。

因为有些人会想：会不会是父母亲一直在你耳边反复讲些什么，你就像鹦鹉学舌一样讲出来？会不会是你家族的人特别策划的一场阴谋或戏？所以大家有很多怀疑。

就算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出现了很多异于常人的特征和征兆，也没受到多少人重视，甚至很多人还在背后讲很多闲话——不只背后，当面也讲很多不好听的话。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话，也感受到自己家族或别人对他这种「转世活佛」身份的不友善。然后他说：「我对这种事，也不会对他们有不高兴、不满的情绪。」

这些人相信或不相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自己也不太重视，有没有这种转世活佛的身份，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后来也有一些转世活佛、伏藏大师陆续来认证才旺诺布是转世者，但大家还是一样，认为「是不是来跟风的、想分一杯羹的、是串通好的」，还是用那种不好的眼光看待。

不过仁珍才旺诺布说：虽然如此，但他必须诚实地讲——他不是要炫耀、也不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他从很小开始，就有身为贝玛诺布前世的记忆，而且小时候极为清晰。只不过长大一点之后，他对其他前世的记忆反而更加强烈，之前贝玛诺布前世的记忆反倒淡薄了许多。像他说：「我对身为觉囊派某位成就者的记忆，还有跟父亲曾是师徒的那些过去记忆，都有很深的情感；还有一些零散的前世记忆，也时不时在我面前闪现回来。」

」然后他说：「我必须坦白讲，这确实是有的，我没有想炫耀。」后来再加上很多伏藏预言——包括贝玛诺布、以及其他成就者的预言——特别提到：贝玛诺布讲过「他的化身将在南方」，因为他自己在港罗斯圆寂，说化身将在其南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座「赞」山那个地方，并且将拿到伏藏的指南文献；这些预言都很符合。别的伏藏大师，像尊你春年博大师也提到：噶陀南方会出现一位名叫诺布的成就者，具足慈悲与智慧，会获得很大成就。

在《甘露心宝藏》伏藏指示文里也说：在多康区所有圣地中，最著名的就在噶陀南方的交界处。所以从种种预言和文献看，这个转世是确定的。仁珍才旺诺布自

己看过这些，自己生信、知道；但祂没有因此有任何骄傲，没有「我是被预言的、我是天选之子」这种想法。

祂只认为：「我讲这些，也没什么别的意思，也不想让别的、像我一样充满妄念的平凡瑜伽士产生很多分别念。反正过去除了我的根本上师以外，我周围的人对我没有任何期望；所以现在也不要对我抱任何期望。我到底是不是贝玛诺布的转世、或是过去某位成就者的转世，都无所谓。

」祂特别这样讲。祂内心虔诚地以上师为尊，只想着我该如何修佛法、如何度众生、如何侍奉尊崇我的根本上师，以及传承祖师、莲花生大师等给予的授记。祂把这些授记当成对祂的一种许可与责任，而不是一种荣耀。

所以祂内心很坚定地朝着要实修、要利益众生、要广大弘扬传承祖师教法的意念，在很小的时候就扎根得很稳，不顾旁人所有的眼光。其实小时候，若是我们一般的小孩，在那么多人的否定、闲言闲语、那么不友善的环境下，想坚定地往一条好路上走，真的非常难。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能有这样的意念想法，真的很不可思议。

好，今天先讲到这边；这里其实还有一些部分，没关系，下一堂课再讲。好，今天就到这里。